

月下桥影醉乡愁

□王淑芹

我的故乡有一座石桥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已习惯它的存在，从小学到中学，记不清有多少次从它的背上穿行而过。大学参加工作以后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小桥月色成了我思乡的符号。

那些年，常常与小伙伴在桥下躲着雨；那些年，常常与少男少女一起在桥上数着星星。风里来雨里去，如今，你们早已各奔东西，岁月也把小桥打扮成苍桑的样子。

月光下的小河，深怕惊扰熟睡的鱼儿，不再叽叽咕咕，任由岸柳亲抚着。月下小桥听惯了闲言碎语，也听惯了甜言蜜语，有时小桥也会给月儿来点花言巧语。

总想找一个日子，把时光打磨打磨。捉摸月下的小桥，应对时光的镜夜幕降临，倦鸟晚归，朦胧迷离。月自清宁静悬，水波荡漾间，明月倒映水中，清晰明亮。清辉倾泻，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，月影变幻万千。

微风拂过叶尖，柔韧轻软。一脉翠绿的颤动，滴下凝露的通透晶莹，融融了沉静的月华，闪亮轻盈。

小桥明月，幽远清冷。天际皓月与小桥流水融合一起，恰似一幅水墨丹青，渐远渐无，瞬间空

虚，瞬间永恒。孤月静悬，千年未变。亘古恒一的看着这个世间，清淨无染的抚照万物生灵。任千古以来的文人墨客，把酒问月，歌咏赞叹。这一轮明月，又不曾牵动过多少颗善感之心，让人寄情解忧，追守释怀。月光如水，清澈鉴心。

潺潺溪流，清水滴瀾，如心如意。心波起，则水中月影婆婆变幻。任你睁大双眼，也无法辨出明白。恒定的本源本相，映出了如梦似幻、如露如电的变幻万千。一池汪洋的醉迷，倾情所有的念想。

月下的小桥，携着空山滴翠的清远，载着万古沧桑的风尘，带着一脉相承的联通，古老、亲切而又神秘。飘扬着无穷无尽的意韵，拨动着心弦，直至将所有沉睡的乡情唤醒。

一个人的夜，独坐溪岸，相依小桥。伴清风，听虫鸣，看月斜月中。不想不虑，不思不念，只将身心融入这浩瀚无边的夜空，接纳月华的清明抚照。此刻，心扉若夏花一样，散发着淡淡的芬芳。

玲珑夜色，暗影轻舞，潮光浅映在淡淡眉弯。星空闪耀，重拾走过儿时小桥的欢欣雀跃；小河低吟，时光片羽淌过如水月色，清雅如兰。

幼时玩伴，有没有在小桥那端，畅想着童年的纯净画面？青黛墙瓦的尘封旧事，风干在蒙灰的记忆，山间明月，丰盈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。

轻柔夏风，穿过叠叠层云，似乎又看到故乡老屋的残壁断垣；蛙鸣声声，伴随少年伙伴的阵阵欢呼恍若耳畔。乡情，是漂泊游子挥之不去的眷眷思恋。这一片安然净土，是幽居在灵魂家园的茵茵芳草地，固守着心中永远的碧水蓝天。

故乡的小桥敦实厚重，无声地拉近了沿河两岸往返的距离；无怨的付出，承载了岁月多少风雨洗礼。施然风光，烧烧了葱茏景致。青岸峻岭，多像伫立在故园的老人，轻轻呼唤着离别儿女早日归来……

曾经的小桥走过了昔日荣盛，人声鼎沸的场景被今日车水马龙的大动脉替代，如同垂垂已暮的父辈，任由往昔辉煌，穿过岁月的重重记忆，把挥汗如雨的身影，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奋进儿女的心里。为梦想追逐、为他人营造正能量社会财富价值的理念，贯穿一世的执守！

月下小桥，卸下过往沉重，恬淡为昨日轻云，让多年剪烛尘霜，雕刻成故乡一道恒久标束，遵循代代更强的丛林法则，将一生荣光，静静典藏！

简笔舟山

□叶多多

你要写舟山，就不能只写舟山。要写海洋浩淼，水天一色；写海魂钟灵，山魄毓秀；写晚霞与紫雾争妍，水光与云影同辉；写大桥连岛，海陆联通；写那水平面上长虹贯海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

你要写舟山，就不能只写舟山。要写佛教文化，源远流长；写工匠高超的技艺，巧夺天工；写气势恢弘的建筑与宝相庄严的大佛，写瑰丽璀璨的艺术与底蕴深厚的人文价值交换。

你要写舟山，就不能只写舟山。要写渔舟唱晚，海韵渔风；写舟飞桨舞，人欢鱼腾；写烟火寻常，尝一席海鲜盛宴，聊一场久别重逢。写这老城的冷暖情长，写悠悠转动的唱片机和那不凋零的旧时光。

你要写舟山，就不能只写舟山。要写海洋经济，绿色革新；写塔吊壮观，恢宏气魄；写巍巍巨轮，波澜壮阔，更写企业家的高瞻远瞩，宏图大志；写雄才写大略，写意气风发，写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
向海图强，逐梦深蓝。很多美好在这里始发。

一泓清潭

□刘乾能

老屋旁蜿蜒的小溪中，有一泓潭。阳光穿过五彩林，将婆娑树影覆盖在潭上，潭水便跃动着五彩的光。一时间，你甚至都分不清究竟是树林的五彩，还是潭水本就五彩。

潭不大，长宽不过丈余。潭边的石头，圆滑潮润，披着细密的绿绒苔。绿苔上细小的雾珠，在阳光下泛着一圈晶莹剔透的光。仔细看，会发现它们因为源源不断的水雾落下而不停跳动，阳光也使跟着跳跃起来。

潭水清澈，阳光下的水波细密而均匀，从滴水处慢慢四散开来。叮咚的滴水，让秋日的山林溪沟显得更为安宁，透出谦和温厚的韵味。潭，尽情享受着季节给予的宁静斑斓。

这样难得的时光，是潭经过无数磨砺的结果。

起先，或许只是偶然而至的一场春雨，在山间汇聚成一条溪流。溪水越聚越多，顺山而下，前赴后继。泥土被冲走，沙石被裹挟，那些硕大的石块，在溪水不舍昼夜的冲刷中，渐渐变得光滑圆润。而溪水还在不断下落，砂石还在不断被冲走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当高处下落的溪水，已然无法直接砸在泥沙石块上时，人们发现，沟底出现一泓深潭。绿茵茵，如一枚硕大的翡翠，晶莹剔透。亮晶晶，似一只明亮的眼睛，仰望星空。

潭从出生到长成，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。一路走来，潭在观察。它记得，在自己的旁边，也曾经出现过一股溪水。它甚至幻想过它们一起成长，相依相伴。但很快它就发现，那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那股溪水，因为没有高崖的衬托，无法冲击出潭的深度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从眼前流过。潭边常有的，是深深浅浅的蹄印，或一闪而过的鸟影。

一路走来，潭在学习。学习宽容，春夏秋冬，雨雪霜露，它无一例外地接纳，并让其成为自己鲜活的一部分。冰雪在潭里溶化，霜露在潭里融合。潭让所有的水份变成自己，归为一体；学习大度，春天，它不会因为随水而下花瓣的沾沾自喜而失落。夏季，它不会因为山洪的暴戾冲刷而苦闷。深秋，它不会因溪水枯竭而懊恼。严冬，它更不会因溪水冰封而沉沦；学习舍弃，潭懂得，只有包容有度，才能站稳脚跟。自己的存在，既缘于溪水的不断涌入，更缘于溪水的不断涌出。如果只求一味地接纳而不懂得舍弃，必然会让自己的弱小的身躯承受更大的苦痛，甚至会撑破自己的躯体。

潭，是一位睿智的长者，目光安详而谦和，神情深沉而内敛。时光让潭明白了许多，前行的道路上，如果能停下匆匆的脚步，说不定就会有意外的惊喜。而只有经受得住时光的反复打磨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深邃而宽广。它就那样静静地镶嵌在老屋的沟旁，任时光流淌，随岁月变幻。

花开迎春归

□邹娟娟

去年腊月帮母亲年蒸，因碱放多了，蒸出来的包子和馒头白中显黄色红色的斑。母亲吃着笑着，说：“真是花一样别致的面食，吃起来还蛮可口的！”她把这些面食摆成几个圆，拍照，分享到朋友圈，进行有奖竞猜：猜对像什么花，奖励包子若干。看着母亲发的图片和文字，我不禁想起她与花的渊源。

母亲爱花，总说花是大自然的孩子。一年四季，母亲总能让门前屋后姹紫嫣红。刚立春，她就在家庭微信群夸耀自己的花。嘿，我仔细地瞧了瞧那些“美花”：母亲直接将万年青结的红果摆在案台上，玛瑙似的，红亮圆润。与之相媲美的，还有院墙角落敦厚的仙人掌，一连冒出的十来个喇叭状紫红果，组成一朵硕大艳丽的菊花。在母亲看来，它们不是花，却胜似花。

母亲就是这么乐观，能把平凡的劳动生活

捋成一首诗。父亲近年来外出打工，母亲独自管理家中的田地。她种杨树和经济作物。在树上绑红布条，布条另一头缚竹竿，二者成三角排列，以保持树木直立生长。她还在杨树下扦插枇杷树苗，种豌豆和蚕豆。当风吹过，红布条如翩然的蝴蝶，叶片如摇曳的绿花。经济作物是扁豆，春一来，母亲就打好了营养钵。很快，扁豆种子在土中冒出翠绿可爱的叶芽。这些泥土中点缀的红和绿，在母亲眼里，都如花朵一样美好。

春天，是年之始，也承接冬天的含蓄。母亲的院墙内外，有酝酿许久的花枝。东巷的梅花开得正盛，香气四溢。透明的鹅黄花瓣围作小巧的球儿，内含花蕊，外面是浅棕色花托，像裹的薄外衣。在旁逸斜出、清癯枯干的枝头，花儿们或独立，或簇拥，娇俏优雅。院中有同属于蔷薇科的枇杷树，大叶耸长耳，花朵颇玲珑。淡黄色的小

花挨挨挤挤，攒成串串花穗。母亲的这棵枇杷树亭亭如盖，华美的花穗从上到下，流泻一树。乍暖还寒时，土地变得松软，吐露清鲜，浅草和叶芽呼之欲出。在小路上走一圈，会发现玉兰花鼓起瘦长的花苞，橙红、粉红的茶花隐在碧叶间，结香花聚集成团，像挂着的小灯笼。草丛里有野花的踪迹，荠菜花清秀雪白，婆婆纳扬起蓝色小花蕊，诸葛菜氤氲在紫云中……

春，在花的呼唤中，如约而来。星星点点的草，萌动的新芽，潺潺的河水，呢喃的燕子，悄然形成大地最美的初妆。妆容中画龙点睛的一笔，是花的色彩。吹面不寒杨柳风，霏霏细雨不须归。不久，空旷的土地将会被大片的绿与大片的花覆盖。母亲舒展着双臂，站在春天的田野上，眼中流露喜悦的光。菲菲红素，卷开春天的画轴，十里春风，处处芬芳。花开，是春天。心怀希望和期盼，眼中也是春天！

父亲的白开水

□马晓炜

早上起床，我端起一杯白开水，轻轻喝上一口，淡而无味的水，丝丝缕缕滑过舌尖、流向喉咙、浸润心田，瞬间神清气爽、元气满满。美好一天也就在白开水中漾开了。

白开水是我的“心头好”，也是家人的最爱，这是受父亲影响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知道父亲对白开水情有独钟，无论外出干什么事，都不忘给那个见证了他5年峥嵘军旅岁月的水壶，倒上满满的开水。你还别说，平淡无味的白开水，装入军用水壶，俨然摇身变成了世上最好的饮料。为了能品尝到父亲军用水壶里的“美味”，原本准备偷懒的我，时常乐颠颠地跟着父亲，迈着雄赳赳、气昂昂的步伐向庄稼地进发。春播夏管秋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父亲见我汗流浹背，很是欣慰，经常用他沾满庄稼草屑的手抓起水壶，拧开盖子，慷慨地递到我面前，好像是对我辛苦劳作的一种奖赏。我

受宠若惊，仪式感满满地捧起水壶，对着太阳、迎着风，畅快地咕咚咕咚喝个不停，清冽、爽口，而又甜美的滋味，如甘露般慰贴着我，使我忘记劳累，一身轻松享受阳光下劳动带来的快乐。

到了凛冬，父亲如同变戏法般找来几个输液的空瓶子，在我 and 弟弟即将上学离家时，他小心翼翼的给瓶子灌满滚烫的开水，置入母亲事先缝制好的棉布套里。我们挎着书包，捂着“暖瓶”，开心地奔跑在大雪纷飞的世界，一点儿不觉得寒冷。到了学校，要是做作业感到手冷，我也会捂一捂“暖瓶”，口渴了，拔下塞子，美美喝上一口，浑身顿时变得暖烘烘的。

不仅如此，一年四季哪怕再忙，父母每天都坚持烧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开水，夏天装在凉水罐里，冬天灌在暖瓶里，随时供家人享用。尤其在我生病吃药时，父母捧上的一杯杯温馨白开水，那种感觉很体贴，体贴得我不想挣脱，只想陶醉

其中。如今回想起，还倍感温暖。

在白开水的滋养下，我茁壮成长，而白开水纯净美好的味道，也不知不觉融入我的味蕾、流淌在我的血脉。无论是摸爬滚打在激情似火的军营，还是转业后到地方工作，晨起一杯白开水，午休后一杯白开水，晚睡前一杯白开水，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。

白开水虽然没有茶水的醇厚、咖啡的浓郁、饮料的酸甜，寡寡淡淡，索然无味，但它不仅能解渴，还有促进新陈代谢调节体温。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，竟然深谙白开水的诸多好处，这是我所不曾想到的。从年头至年尾，他坚持让我们喝白开水，其实是在用爱默默呵护着一家人的健康和冷暖。

喜欢白开水，那不仅是家的味道，还有父亲对子女无私的爱，喝着它，平淡如水的生活，品尝出满是幸福的滋味。